

臺灣人・志願兵・震洋特攻隊：

陳金村先生口述歷史

陳柏棕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助理

范綱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挾帶著強大的軍事優勢，在太平洋戰場上已令日軍難以反制，加之美軍潛艦在海上的攔截，大型水面艦艇多已無法出海作戰。為此，日軍乃設計出一批用以執行特攻作戰的武器，試圖將剩餘資源做最大的利用，「震洋」艇即是當時的特攻武器之一，亦於臺灣進行部署。受訪者陳金村先生，是1945年1月入伍的第五期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在左營受訓結束後，被派至駐紮於高雄壽山的第二十一震洋隊，負責震洋艇的後勤保養與維修工作。陳金村先生以臺灣人成員身份，重述其在震洋隊中的親身經歷，係至為重要的口述史料，透過其口說，得以更具體瞭解基地環境、震洋艇保養維修與震洋隊的訓練過程，呈現戰爭末期日軍特攻部隊實態與臺籍士兵被賦予的任務，補充既有文字研究成果之不足。

關鍵字：第二次世界大戰、海軍特別志願兵、震洋艇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軍挾帶著強大的海、空優勢，在太平洋戰場上已令日軍難以反制，加之美軍潛艦在其補給線上的攔截，更使得南方的戰略資源無法運返本土，在油料缺乏的情況下，大型水面艦艇均無法出海作戰。為此，日軍乃設計出一批用以執行特攻作戰的武器，試圖將剩餘資源做最大的利用。

1944年4月，日本海軍研發9種可在空中、水上、水下執行特攻作戰的新型武器，分別命名為一～九金物，其中被稱為「四金物」的「舷外機付襲擊艇」即為日後的震洋艇。5月底時，試作艇建造完成。至8月底，正式將「四金物」命名為「震洋」，其名是取自於明治時代的軍艦「震洋」，但也隱含著「一發必中，擊沉敵艦，震撼太平洋」的用意，寄望以一人之力就能給予敵人最大打擊。¹

震洋艇分為一型艇與五型艇兩款型號。²一型艇船殼以膠合板或三夾板拼組而成，長5.1公尺、寬1.67公尺，前端配備執行特攻任務的250公斤炸藥，動力採用豐田汽車的3型汽油引擎一具，航行速度在16節至23節之間，最大作戰半徑達400公里；五型艇為一型艇的強化版，可搭乘兩人，長度增為6.5公尺、寬度增為1.86公尺，同樣備有250公斤的炸藥，引擎則增為兩具，最高速度提升為23節至32節間，作戰半徑擴充至440公里。³其搭乘員是選自各練習航空隊的海軍飛行預備科練習生，亦包括航空特別攻擊隊學徒兵，以及由海軍兵學校、高等商船學校、水產講習所畢業的預備軍、士官。而部隊長與艇隊長，則是由海防艦的航海長、機雷長、或是陸

1 高部博，〈水上特攻・肉彈艇「震洋」体験記〉，《特攻会報》，第78號（2009年2月），頁23。

2 震洋艇雖衍生出多種艇型，但只有一、五型艇因材料、動力、武器配備的相似性而獲得量產。其餘二、三、六、七、八型艇未正式產出，四型艇則未完成設計。參閱Robin L. Rielly, *Kamikaze attacks of World War II: a complete history of Japanese suicide strikes on American ships, by aircraft and other means*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2010), p. 74。

3 C08030077900、〈昭和20年3月1日～昭和20年7月31日第2特攻戰隊戰時日誌（3）〉，《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此外，因一型、五型艇出廠順序不同，就資料顯示，第一至六十八震洋隊多以一型艇為主，第一〇一至第一四六震洋隊則配備五型艇。

軍士官轉任。⁴

震洋隊的基本戰術採取「集團式突擊」，在判斷美軍施展兩棲登陸的地點與兵力多寡，再決定攻擊時的相對兵力。之後，將艇隊快速集結於美軍船團泊地附近，再趁著黎明、日落、夜晚等視線不佳的時間，施以連續突襲。而攻擊目標以運輸船、大型登陸舟艇等防禦力較弱的艦船作為主要攻擊對象，再來才是武裝較強的驅逐艦。⁵

第一支震洋隊在1944年9月1日，正式被部署於小笠原群島的父島。配合「捷號作戰」計畫，⁶在該年的9至11月間，新編成的震洋隊陸續調往菲律賓、沖繩群島以及臺灣等地區。其中，半數係針對菲律賓作戰而準備。隨後因菲律賓戰事轉劣，佈防區域也有所調整，自1945年1月之後，集中部署在接下來可能被攻擊的臺灣、沖繩群島一帶，再擴充至香港、廈門、海南島、舟山群島、濟州島，甚至九州地區也開始部署。至1945年3月底為止共編成58隊。4月起，當美軍對沖繩群島發起進攻之際，部份震洋隊亦投入攻擊沖繩周邊美軍艦船的作戰行列。在沖繩失陷後，為因應日本本土備戰，大本營預估美軍未來攻勢將集中在九州、關東地區，新編的震洋隊便大量被部署在九州一帶，又以鹿兒島縣為最多。⁷

日本海軍在臺灣所部署的10支震洋隊，⁸其中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九、三十一震洋隊部署在高雄左營；第二十四、二十五震洋隊在澎湖

4 菅春貴，《特攻作戰大空に散つた青春若者たちの熱き思い》（東京：新人物往来株式会社，2007年），頁97；高部博，〈水上特攻・肉弾艇「震洋」体験記〉，23-24。就目前所知，並無臺灣人擔當震洋艇的搭乘員。

5 特攻最後の証言製作委員会，《特攻最後の証言》（東京：株式会社アспект，2006年），頁89；Robin L. Rielly, *Kamikaze attacks of World War II: a complete history of Japanese suicide strikes on American ships, by aircraft and other means*, pp. 84: 88.

6 日本大本營於1944年7月下旬，決定〈今後應採用戰爭指導之大綱〉（今後採ルヘキ戰爭指導ノ大綱），其基本方針在於強化菲律賓、臺灣、南西諸島、日本本土以及千島群島等區域的防禦，對於來攻的盟軍，須能隨時集結陸海空戰力，進行擊滅的準備，稱之為捷號作戰。參見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来社，1997年），頁109-110。

7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7）—戰爭最終期—》（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頁384。

8 按預定計畫應有12支震洋隊將部署於臺灣，但第四十三以及第一〇一震洋隊在跨海運輸途中，遭美軍潛艇襲擊而覆滅。波佐義明，《冬の殘紅（上）》（作者自印，1989年），頁148-149、174。

的八罩島鴛鴦窟（望安）、漁翁島東鼻頭（西嶼）。但第二十五震洋隊隨後在1945年3月，分批轉防基隆，於6月時全隊完成移駐；第二十八、三十震洋隊駐於屏東海口；第一〇二、一〇五震洋隊則在北臺灣的淡水、江頭（關渡）佈防。這些部署於臺灣、澎湖的震洋隊，各有其職能：佈防於左營的震洋隊負責防衛周邊海軍設施、阻卻美軍登陸；駐防屏東海口的震洋隊用於防範美軍對恆春半島的襲擊；淡水、關渡的震洋隊在於防範美軍沿淡水河而上，襲擊臺北市；澎湖的震洋隊則是以地勤人員擔負八罩島、東鼻頭的警衛任務，並搜索敵艦隊、運輸船隊，實行攔截作戰；⁹在基隆方面，至戰爭末期方進駐震洋隊（即第二十五震洋隊），推測因與防禦基隆港、支援沖繩作戰有關。¹⁰

目前臺灣學界陸續有震洋隊的相關研究成果發表，例如曾文明採訪曾參與基地興建的耆老，藉由時人體驗，釐清當年的軍民關係與格納壕挖掘施作工法。¹¹此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曾於2011至2012年間，先後探勘澎湖、關渡、高雄壽山、屏東車城等處的震洋隊遺跡。¹²其後，由該館專門委員李西勳結合勘查成果，發表研究論文，陳述震洋特攻隊設立過程、考證相關的基地設施。¹³另外，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委託電影製作團隊拍攝以部署於澎湖望安的第二十四震洋隊為題材的紀錄片，並遠赴日本訪問隊長若松祿郎，同時邀請隊員波佐義明重赴澎湖，述說當年的經歷。¹⁴在范

9 見〈馬公日軍防衛計畫案〉（民國34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34/511.9/7132；加藤正一，〈高志慶生会総会に寄せて〉，收入宜蘭區高志慶生會編，《臺灣高志慶生會宜蘭聯誼大會紀念手冊》（宜蘭：宜蘭區高志慶生會，1996年），頁19。

10 和田恭三，〈私の海軍〉，《なにわ会ニュース》第100期（2009月3月），頁80。

11 曾文明，〈八罩島鴛鴦窟震洋艇基地史實鉤沉（上）〉，《咾咕石季刊》第58期（2010年3月），頁120 - 137；曾文明，〈八罩島鴛鴦窟震洋艇基地史實鉤沉（下）〉，《咾咕石季刊》第59期（2010年6月），頁2 - 27。

12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進行的數次探勘，成果報告分別刊載於該館發行的《臺灣文獻館電子報》，第75期（2011年4月1日）、第92期（2011年12月16日）、第94期（2012年2月3日）、第97期（2012年4月27日）。

13 李西勳，〈從「虎虎虎」到「雨蛙」：談二戰日軍震洋特攻隊〉，《臺灣文獻》，第63期第1卷（2012年3月），頁417 - 440。

14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島嶼烽煙：震洋特攻隊的歲月足跡」，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發行，2012年。

綱倫的碩士論文中，則更全面性的討論部隊編制、戰術訓練、基地設施與配置、施作工法等議題，建構出震洋特攻隊在太平洋戰爭史、軍事工程史的獨特地位。¹⁵

綜觀現有的研究成果得以發現，毋論部隊編制、執行戰術、基地空間或部署等課題均已見討論，但以臺灣人在特攻部隊中所扮演的角色上，相對而言討論較少。本篇文稿的受訪者陳金村先生，是1945年1月入伍的第五期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在左營受訓結束後，即被派至駐紮於高雄壽山的第二十一震洋隊，負責震洋艇的後勤保養與維修工作。因此，陳先生以臺灣人成員身份，重述其在震洋隊中的親身經歷，係截至目前為止所未有且至為重要的口述史料。陳先生的表達能力絕佳、記憶力亦強，而且「國語」極好，訪問全程多使用國語，偶以臺語、日語交錯。透過其口說，得以更具體瞭解基地環境、震洋艇保養維修與震洋隊的訓練過程，呈現戰爭末期日軍特攻部隊實態與臺籍士兵被賦予的任務，補充既有文字研究成果之不足。

15 范綱倫，〈臺灣地區震洋特攻隊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陳金村先生訪問記錄

時 間：2011年4月25日

2012年2月19日、5月17日

地 點：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 陳金村寓所

採 訪 者：陳柏棕、范綱倫

文稿整理：陳柏棕

苗栗通霄出身

昭和3年（1928），我出生在苗栗通霄，家中以務農維生。在我唸公學校五年級時舉家搬往苑裡，當地位處新竹州與臺中州的交界，屬新竹州的轄區，但因為離臺中州的日南公學校（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小）距離較近，便到臺中州跨區就讀。

日南公學校以招收臺灣人為主，但也有少數日本人就讀，通常是學校的老師或者當地警察的小孩。畢業後，再到離日南公學校有一站距離的大甲公學校讀高等科，當時的高等科等同於現在國中程度，也包含部分中學的課程內容。

兩年後由高等科畢業，14歲時再考取大甲的清水中學。註冊前夕，在役場擔任科長的哥哥要我先去當公務員，一起分擔工作，於是我便去做了部落書記，也就是相當於現在里幹事的職務。

推廣兵役業務，隨後也跟著去志願了

日本海軍夏天時穿白色的軍衣，冬天則穿深藍色軍裝，軍服非常漂亮。那時候海軍軍人外出時，服裝都經過特別整理，像我們從海兵團外出的時

候要檢查服裝，衣服都要燙過。因為沒有熨斗，所以衣服洗好後，晚上睡覺時就把衣服放在毛毯底下，早上起床衣服就壓平了。我在學生時代看過海軍穿著漂亮的軍服，非常羨慕，在第一期海軍志願兵徵募時就曾填寫過志願書，¹⁶後來由於中學還沒有畢業，最後沒去參加甄選。

在擔任部落書記期間，我必須協助推廣兵役業務，因此也推薦其他人去志願當兵。就當兵這件事來說，大部份的人當然是不願意去的，但如果非當不可，多數人會選擇海軍，反正不志願海軍，也會被陸軍徵召。像是在學的中學生都會被陸軍徵召為學徒兵，派往各地勞動服務，過程相當折磨，但那時候大家也都還不知道海軍的訓練原來更辛苦。

工作約6、7個月後，我乾脆也志願去當兵。於是找了幾個朋友，在新竹州志願海軍，時間是在我17歲，快要過年的時候。當時年滿20歲才達徵兵年齡，¹⁷但我還不到被徵召的年紀，所以我的苦難可以說是自找的。在填寫志願書後，隨後通知前往體檢與考試，體檢合格者才有資格參加筆試。筆試內容與學校考試的科目差不多，經過1、2個月後便收到錄取「第五期機關兵」的通知。¹⁸

16 1943年5月11日，日本內閣決定在臺灣及朝鮮於該年8月1日，同時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預計錄取第一期生共1,000名。6月17日，〈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訓練生募集要項〉公佈，並於7月1日正式展開募集。申請書交付期間，從1943年7月1日至7月20日止。詳見〈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訓練生募集要項〉，《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6月17日，版2；不著撰者，〈海軍志願兵三一萬人突破〉，《新建設》，第2卷第9號（1943年9月），頁7。

17 1943年9月23日，由臺灣軍司令部、高雄警備府以及臺灣總督府共同發表，宣佈對臺灣實施徵兵制度。於1945年1月進行徵兵檢查，在2月上旬正式入營，至4月為止共徵集約2萬名現役兵。C11110383700，〈第11章 台湾及台湾人の戦争遂行に及ぼしたる影響及台湾人志願兵、徵兵に就て／其の3 台湾人徵兵に就て〉，《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18 據日本內閣於1943年頒佈的勅令第六〇八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規定，特別志願兵徵募之兵種為水兵、整備兵、機關兵、工作兵、衛生兵、主計兵等兵種。殖民地出身的海軍志願兵需先入隸屬於總督府之「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受一定訓育後，經認定符合資格者，方可進入「海兵團」接受日本海軍新兵正規訓練。進入海兵團前，人員必須先行選填兵種，形式上係個人自行選定，實際分派仍具有強制性，除擁有專門技術或相關工作經驗者，被編入與專業相符的特定兵種機率較高外，基本上端視各分隊長或教班長出身，便鼓勵（或命令）所屬班兵選填特定兵種。第三期後之海軍志願兵入伍時訓練所已行廢止，新兵於入團前即決定所屬兵種，而兵種的分派或視個人經歷而定，但並無定則。參看陳柏棕，《軍艦旗下一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 - 1945）》（臺北：國史館，2013年），頁119 - 121。

晚上睡覺時大家都在哭

我們（第五期）入伍時訓練所已經取消，改為直進入海兵團受訓。¹⁹進海兵團後依兵種分開訓練，有水兵、衛生兵、主計兵、工作兵、機關兵、整備兵等兵種。²⁰機關兵即是現在海軍的輪機兵，人數較少只有一個分隊6個教班，每班12人，總人數僅有6、70人。分隊長為少尉軍階，教育班長則為軍曹（中士）階級。

當時也有在臺朝鮮人到海兵團受訓，他們也是在臺灣被調去當志願兵的。水兵裡面有好幾個朝鮮人，但我們機關兵就沒有，他們的人數很少，到部隊後就沒有朝鮮人了。朝鮮人跟臺灣人合不來，就像福佬人跟客家人處不來一樣，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那時不只是日本人看不起朝鮮人，就連臺灣人也看不起他們。

在海兵團最初施行基本的教育訓練，進行像是今天軍隊的班攻擊、排攻擊、連攻擊訓練。還沒去受訓時，我自信滿滿覺得去當海軍很不錯，但沒想到海軍的魔鬼訓練比陸軍還苦。任何訓練都讓人吃不消，尤其是時間安排



圖1 陳金村先生的海軍從軍照。

圖片來源：陳金村先生提供。

19 因嚴峻的戰況，已不容許長時間的新兵培訓，為加速兵員投入戰線，在1944年5月9日，日本內閣發佈勅令第三四〇號《海軍特別志願兵令改正令》，廢除「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自此於殖民地募集的海軍志願兵改為直接進入海兵團受訓，定於1944年9月1日起，於臺灣、朝鮮兩地同時實施。參考臺灣通信株式會社，《昭和十九年臺灣年鑑》（臺北：臺灣通信株式會社，1944年），頁572。

20 日本海軍各兵種具不同任務性質，水兵從事發射大砲、魚雷、鋪設水雷、掃海（即清除水雷的作業）、信號、操舵、傳令等職務，係海軍在海上、陸上作戰時的主要戰鬥人員，為海軍之骨幹；整備兵擔負海軍航空機的整備任務；機關兵操縱船艦內各種機械運轉；工作兵擔當軍艦維修作業；衛生兵負責有關衛生的各項任務，包含傷病兵的看護、調劑，以及協助軍醫手術、身體檢查，並與軍醫共同從事防疫工作；主計兵的工作內容包括食物調理、補給糧食、衣服的整備等相關會計經理業務。參考東都書籍株式會社編輯部，《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準備讀本》（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年），頁108 - 109。

得很緊迫、精神壓力重，而且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要用跑步的，不能慢慢的走。因為過去我們在家裡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生活，所以每天晚上睡覺時大家都哭。

我們剛開始訓練的時候，所有人通通在海兵團受訓，後來空襲愈來愈嚴重，便開始疏散了。工作兵、水兵、衛生兵、主計兵疏散到大崗山、小崗山，而我們機關兵只有一個分隊所以沒有跟著去，一直留在海兵團。

日本海軍各式各樣的體罰

海軍最重、最厲害的處分是用「バツター」打屁股。²¹バツター是打棒球用的棒子，受訓時都是團體制裁，可以說每一個人都「吃」過棒子；如果在船上訓練划船時，就拿用來綁船、提起來會發出「機機拐拐」聲的打結粗繩「ストッパー」來打屁股；另外，還有「あご」，也就是打下顎這個地方。要打之前叫你兩腳打開站好、牙齒咬緊，然後問好了沒有，回答說好，就「砰」一拳打下去，要是沒有咬緊，牙齒就會被打掉；不然就是「うしごろし」，因為海軍不打巴掌，於是也用「搨耳仔」（tiak hīnn-á，彈耳朵）、或者是「關保險」（手掌壓住鼻子用力扭）的方式處罰，尤其在冬天天氣冷的時候，讓人痛到眼淚都流出來了。平常訓練的時候，槍要是沒有拿好，班長就拿槍柄直接從屁股打下去。

新兵訓練很苦，受訓的時候很多人自殺。也有人逃兵，但逃出去的第二天天亮在岡山就被抓到了，抓回來後被用棒子打個半死，打到人昏過去了，潑水弄醒繼續打，最後再送去關禁閉。

21 在日本海軍術語裡又稱為「精神棒」，係指對海軍新兵或下級兵私下制裁時使用的長棍。軍隊裡原則上禁止私下制裁，並且不得針對處罰使用專用備品，為掩人耳目，故將處罰的專用備品改稱為「軍人精神注入棒」或「心氣一轉改心棒」。軍隊裡有各式各樣的「軍人精神注入棒」或「改心棒」，材質為檜木或杉木，有時則是使用堅硬的櫟木製成的棒子，直徑約7、8厘米，長達1公尺，並宣稱當棒子打在身上時，即注入海軍精神。見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頁265。

「水壺」與「麻糍」事件

我在海兵團受訓時有兩次被打得很慘的經驗。一次是在某天早上輪到我和一位姓汪的淡水人要はんかかり（值班），負責提開水到訓練場，由我提去他提回來，但結束訓練後，他卻忘記把水壺提回來，最後被隔壁隊的人撿走送回我們隊上。這下糟了，當天值班的我們被追究責任，兩人被打了6支棒子，算是最重的處罰。晚上洗澡的時候，發現整個屁股都「烏青」，坐也不能坐，非常痛苦。

還有一次是很想吃麻糍（muâ-tsî，麻糬），當時在海兵團的圍牆旁邊都有賣麻糍、賣糖果的小販，於是我就把配給用來洗衣服的肥皂，拿去和小販換了一包麻糍回來。結果正在吃的時候被發現了，部隊集合時，要我站到所有人面前，兩個麻糍做一口，塞進去嘴巴裡面，然後再被「丟」了兩支棒子（即被以棒棍處罰）。

主計分隊發生意外事故（五甲尾事件）

在訓練期間，主計分隊有次發生意外，死了好幾十個人。據說他們原本是要來海兵團借步槍，但是步槍卻已經先一步送過去了，因此他們半路又折回去。大概是走累了，大家在樹林裡面解散休息，這時候有一個比較頑皮的人看到未爆炸彈覺得很漂亮，就把炸彈舉起來，突然有人高喊危險，他便將炸彈隨手一放，炸彈就在這時候「砰」爆炸了。²²我的鄰居呂豐村是我的小學同學，他是第五期主計兵，就是被炸死在那個地方。

22 即「五甲尾事件」。1945年之際，受美軍密集空襲影響，已由左營海兵團疏散至大崗山山區의 第五期主計科分隊，在4月3日當天，行軍至五甲尾（位今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一帶）時，因某名新兵誤觸未爆炸彈造成引爆，致使分隊成員傷亡慘重的意外事件。參看陳柏棕，《軍艦旗下一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 - 1945）》，頁151 - 154。

由於我們的營房就在海軍醫院附近，在意外發生時不斷有人進出海軍醫院，我們機關兵也派了一部份的人去搶救傷者，所以意外的消息一下子就傳開了。

結訓後每個人被分派到不同單位

在海兵團受訓3個月之後，其他兵種提前結訓，僅有機關兵留被下來。隨後再轉往にし（西邊）海兵團，也就是今天海軍官校所在地，²³繼續進行一個月關於輪機引擎維修、保養工作，所以我們機關兵在海兵團共受訓了4個月。當時只有一個海兵團，並沒有東海兵團和西海兵團的區分，僅是營區的位置在東、西邊的分別而已，其中西邊的營區離左營軍港較近，東邊營區則位在山坡上。



圖2 陳金村先生近照。

圖片來源：陳柏棕拍攝（2012年2月19日）。

我們在海兵團共歷經新曆與農曆兩個過年。新曆過年元旦讓大家休假一天，但沒有讓我們回家，而農曆年就沒有休息了。從海兵團結訓已經是過完年後的事，時間差不多在（1945年）4到5月之間。結訓後先讓我們放假回家，5天後再回來報到，下一次回家就要等到終戰後了。

當時每個人被分派到不同單位。臺灣海軍志願兵之中僅有第一期被派往海外，多數人前往南洋，像是到菲律賓、印尼等地；第二期只有一部份的人被送到日本受訓，多數人還是留在臺灣；三期之後由於海軍已經沒有軍艦

23 海軍軍官學校位於臺灣高雄市左營區。

了，所以無法外派，全部留在臺灣島內。我們受訓完畢後，依照成績分別派發到各部隊服役，水兵幾乎都被派入陸戰隊、工作兵則被派往施設部，²⁴負責陣地的建築，而我被分入水上特攻隊。

派入竹內部隊（第二十一震洋隊）

由於我們結訓時震洋隊剛好成立，所以被派去的臺灣兵只有第五期的人，主要是根據專長挑選，大部份被選上的人都和震洋艇本身有「直接關係」，比如說像我們負責輪機的機關兵。另外，還有少數專門煮飯的主計兵也被派去。²⁵

名為「竹內」部隊的第二十一震洋隊，²⁶屬於震洋特攻隊的一支。普通的部隊多由千人組成，但竹內部隊是特攻部隊，所以編制的規模較小，分為6個艇隊共百餘人。²⁷其中僅有4名臺灣人，但後來都沒有聯絡了，我們成立

24 設置於各軍港及要港，並依海軍施設部其所在地地名冠稱，係日本海軍負責實施築城及一般建設作業之特種單位。見海軍施設系技術官刊行委員會編，《海軍施設系技術官の記録》（海軍施設系技術官刊行委員會，1972年），頁26。參考資料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曾令毅學兄提供。

25 例如第五期海軍志願兵主計科的謝宗發，由海兵團結訓後，即被派入橫田部隊（即第一〇五震洋隊，隊長係橫田不二夫）負責採買工作。見陳柏棕採訪，〈謝宗發先生訪問記錄〉，2011年5月5日（未刊稿）。

26 隊長為竹內泉，中尉軍階。2011年11月，透過阿部賢介（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任職於日本丸紅株式會社）先生與日本「なにわ会」的伊藤正敬（廣島人，1923年生，海軍兵學校第七十二期，已於2012年2月23日病逝）先生居中牽線下，在睽違近70年後，陳金村先生與現居於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的竹內泉隊長重新取得聯繫。

27 通常1支震洋隊含領導幹部、搭乘員、基地隊、整備隊、本部附等單位，成員多在170到190人之間，少有到200人以上或170人以下者，但詳細數字依各隊的情況不同而有所差異。身負攻擊任務的艇搭乘員約有50名上下，可粗略分為4支艇隊。基地後勤事務如基地安全、食膳、船艇維修等也都有專屬的部隊加以負責，船艇的整備與修理交由「整備隊」負責，隊長多由「機曹長」擔任；基地建設、警戒等事務則交由「基地隊」處理，其隊長則多由「兵曹長」擔任；「本部附」主要負責隊上的通信、烹炊、衛生等一般性事務，各由通信長、主計長、醫護長管理。C08030708800，〈昭和20年5月25日震洋隊員名簿（1）〉，（《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而隸屬於高雄警備府的第二十一震洋隊，成員包含准士官以上9人，下士官兵173人，合計共182人。見B5018230601/0035/511.1/4010，〈臺灣海軍情報資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北，檔案管理局藏）。

海交聯誼會的時候，他們也沒有來參加。

部隊營房在左營郊區的小南門邊，附近沒有老百姓的住家，也沒有其他的部隊，周圍通通是芒果園，營舍就蓋在芒果園裡面。營舍旁的芒果樹很大棵，抱著樹幹搖一搖，芒果就啪啪啪地掉了一地，便可從地上撿來吃，吃的時候汗一流就把整件白色汗衫給染黃了，我在當兵時幾乎是天天吃芒果。

像我們這樣的小部隊，特色就是看不出來是一個部隊。大門是用木頭搭建起來的小門框，四周的圍牆也是用木頭圍起來，營房也與一般部隊不同，是臨時建造的長方形木造房子，類似現在的小木屋，裡面是榻榻米通鋪，槍械則放在營房內的槍架上。除了部隊長有獨立的辦公室外，其他隊員10個人住一棟，一起睡在榻榻米的大通鋪，一共有7、8棟木屋，另外還有浴室與餐廳等獨立的公共空間。在非工作的時間，我們就在營舍裡面活動。

我們的基地設在高雄港壽山海邊のかくのうこ（格納庫）山洞內，²⁸離營舍有一段距離，走路的話得花上2、30分鐘。在岩石絕壁下開鑿的格納庫很深，裡面都裝有小燈，壁體是山壁的岩石地質，裡面沒有取水裝置，也沒有裝設水井。地上則鋪設了臺糖臺車用的鐵軌，從洞內向外延伸至海灘，再通到海裡。由於山洞離海的距離大概只有3、50公尺，頂多100公尺左右，所以鐵軌沒有很長。這些在海邊的格納庫，每天晚上都有海軍警備隊的衛兵站崗看守。

那時候整個壽山都是中空，裡面的洞四通八達，倉庫、彈藥庫等設施一應俱全。像是我們停放震洋艇的格納庫再往裡走就是倉庫，由海軍指揮部管理，它的壁體和格納庫不同，是用水泥砌成，洞頂沒有使用木頭支撐，而以木頭作為隔牆，隔成一間一間的空間，裡頭儲存了相當多糧食。像是一打開就可以吃的牛肉罐頭、魚罐頭、還有一支一支還沒削的柴魚、米、糖等物

28 震洋隊基地設立的地點，首重離水邊不遠的山丘，其前端尚需寬闊且略為傾斜的平坦沙地或臺地。山丘可挖掘稱為「格納庫」（かくのうこ，日文「格納」一詞有收納之意）的壕洞。山丘前的平地則可興築各類建物、設施，並鋪設自壕洞延伸而出的軌道，以方便震洋艇的搬運。格納庫不但可集中管理震洋艇、防止敵機襲擊、隱匿作戰企圖，也能作人員居住壕、發電機室、通信室、武器倉庫、燃油倉庫等之用。參見C08011117600，〈還納兵器彈藥燃料在庫報告（2）〉、《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資，全部裝箱堆滿整個倉庫。

另外，在海邊的格納庫岩壁上方也有山洞，海軍指揮部就是在壽山山頂的山洞裡面。這些山洞早在部隊成立前就已經開鑿，我們在海兵團受訓時雖然也曾去幫忙挖掘，但在當時差不多都已經完成了。

每個部隊各有兩個格納庫

當時在壽山海邊的岩壁下方有好幾個格納庫，除了我們第二十一震洋隊外，其他像是くりはらぶたい（栗原部隊，隊長栗原博，第三十一震洋隊）、うすいぶたい（薄部隊，隊長薄繁藏，第二十震洋隊）等3、4個震洋隊也都在附近。雖然各部隊的格納庫都在壽山的海岸邊，但彼此都隔有一段距離。²⁹

每個部隊各有兩個洞，所以我們二十一震洋隊也有兩個格納庫，一個格納庫大概都有3個艇隊，兩個洞共有6個艇隊，每個艇隊約有10個人左右。隊員裡最主要的是駕駛員，他們是穿著飛行服、袖臂上繡有臂章，負責駕船攻擊的航空兵。竹內隊長是航空兵出身的中尉軍官，那時候才20多歲，很年輕又長得漂亮，其他的航空兵也非常年輕，大約都只有20來歲。

除了航空兵外，在部隊裡第二重要的就是由機關兵組成的せいびはん（整備班），也就是震洋艇的維修班，攻擊訓練就是由我們和航空兵一同參與。整備班只有一班共10個人，班長是日本人，全隊就只有他留鬍子，他的年紀比較大，應該有30幾歲，比隊長的年紀還大。而我們派去的臺灣兵只有18、19歲，是全部隊裡最年輕的。當時我們部隊配有一輛車屁股翹翹、發動後會發出「碰碰碰碰碰」聲音のダットサン（Datsun）吉普車，我們這些穿著さぎょうふく（作業服）負責保養、維修震洋艇的整備班待遇比

29 震洋艇格納庫多半會在水濱成排並列，以利於出擊作業的展開。格納庫並以適當的距離相間隔，避免遭受攻擊時的連帶損害。參考自范綱倫，〈臺灣地區震洋特攻隊之研究〉，頁46。

較特殊，平常都是坐ダットサン到基地裡去工作。

此外，還有專門在營舍站崗的警衛班，大概有10來個人左右，每人輪流站兩個小時。日本投降前一個月，本土的後備軍人也全部動員，從北海道調了5、6名年紀約30、40歲上下的補充兵來擔任衛兵，或是幫忙搬運、清掃等雜務。他們很可憐每天哭，除了不適應天氣外，常說他們的小孩年紀都跟我們一樣大，很想念他們的孩子。

其他還有少數的主計兵與衛生兵，他們通常留在營舍附近工作。主計兵負責煮飯，衛生兵則派駐一兩人在醫護室幫忙敷藥，但要是患了大病還是要到海軍醫院醫治。

震洋艇的構造與整備作業

震洋特攻艇又稱作「まるよんてい」（丸四艇，由代號「四」金物而來），被稱為是「最新武器」，但其實是很滑稽的。當時海軍的飛機幾乎消耗殆盡，日本本土出身的航空兵訓練完後沒有飛機可用，才發明這種「最新武器」，駕駛特攻艇，用人船合一的方式去攻擊敵方的軍艦。

震洋艇是從日本運來，臺灣沒有生產，我們進部隊時船都已經送到了。³⁰這種船的構造很簡單，船殼由特製的三夾板製成，所以很薄很輕。長度約10公尺、寬約2公尺左右，現在的小型遊艇都還比它大。在前端放置300公斤的炸藥，後面是75馬力的トヨタ（豐田）引擎。³¹引擎內裝有濾心器，因為活塞吸油把液體轉變成氣體時會與空氣混和，於是透過引擎中的濾

30 震洋艇船體由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所、日本海船渠、橫濱ヨット工作所銚子工廠、日本造船鶴見工廠、日本造船山下工廠、神奈川船舶工業所、木村工作所、豐田織機刈谷工廠、日本車輛製造、墨田川造船製造；艙裝作業則由橫須賀海軍工廠、吳海軍工廠、舞鶴海軍工廠、大湊海軍工作部、第百一工作部、第百二工作部等部門協助生產。另也計劃在中國上海的三菱重工業江南造船所、揚樹浦工廠進行生產。見范綱倫，〈臺灣地區震洋特攻隊之研究〉，頁30。

31 第二十一震洋隊所配屬的艇型為一型艇，因此據資料顯示艇長應為5.1公尺、寬1.67公尺，並配置250公斤的炸藥，馬力可從42（HP）達到最高的67（HP）。

心器來過濾雜質，避免引擎變髒。接著再壓縮，經配電盤點火、爆炸，驅動引擎轉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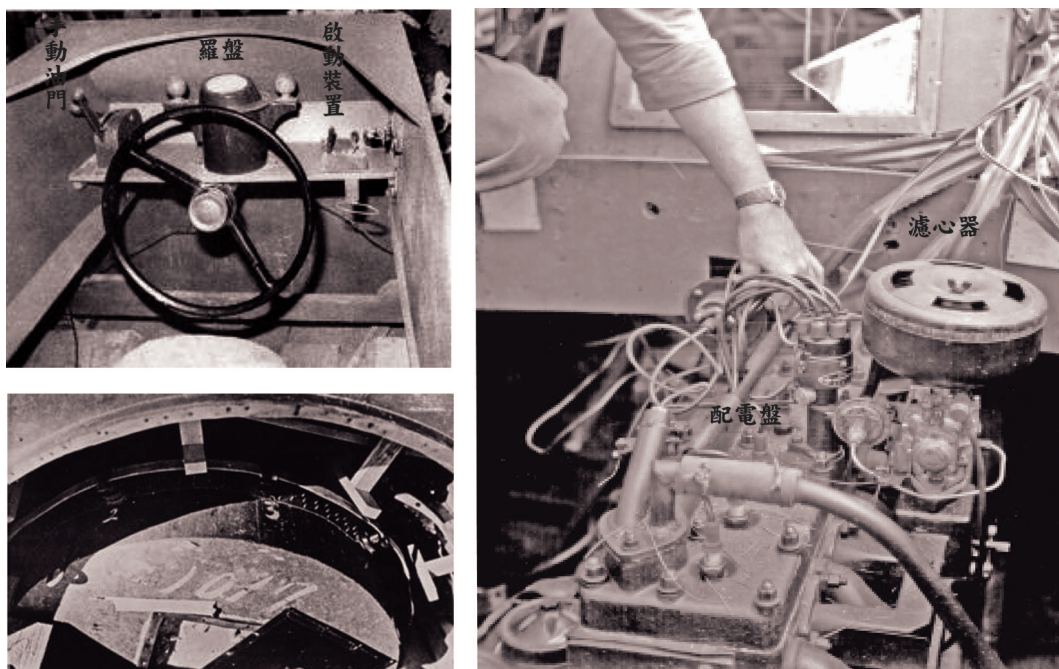


圖3 震洋艇的駕駛座（左）、引擎（右）及炸藥（下）。

圖片來源：引自范綱倫，〈臺灣地區震洋特攻隊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頁97；Rielly, Robin L. *Kamikaze attacks of World War II: a complete history of Japanese suicide strikes on American ships, by aircraft and other means*,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2010), pp. 78、80。

引擎之後是駕駛座，基本上和飛機駕駛座構造差不多，面板是鐵製的，使用的是汽車方向盤，方向盤的中間有顆輪子，以兩條鋼絲固定，連結到後面的方向舵與風葉，當風葉轉動，震洋艇就能前進、後退。在方向盤右側是開關，按下後即可發動引擎，中央是羅盤，左側的推桿為加油裝置（手動油門）。震洋艇的側邊留有可以噴水的小孔，用來冷卻引擎，一般引擎是用水箱循環，而震洋艇則是直接吸入海水，經過引擎冷卻後再排出，避免引擎過熱。

因為震洋艇是用來對付大船，直接去衝撞引爆，因此除了炸藥外，沒有裝設機槍或是其它武器。震洋艇內的炸藥是先安裝後才送過來的，裝好後

就不再取出，就算是訓練時也同樣裝在裡面。由於引擎和炸藥裝設在前面的關係，震洋艇停在水面上時重心會往前傾，但要是推進器啟動重心就會在後方，就像快艇一樣。

震洋艇平時放在十幾噸重（1.4噸）、原先是臺糖用來運送甘蔗的四輪鐵製五分臺車的木造支架上。在保養時不動炸藥，主要檢查濾心器、配電盤接觸的狀況，並且將點火線（火星塞）取出來清潔，我們使用類似扳手的工具，伸到裡面把火星塞拆下來，再用鐵刷子刷乾淨，狀況不好的就用備用品換過，點火線要是不清潔的話，點火速度就會變慢，基本上每天都要做這樣的動作。此外，震洋艇每開出去一趟也要保養，檢查有沒有海水滲進來，如果有滲水的話，就要立刻用乾淨的布擦拭，否則就會發生問題。我們在保養震洋艇的時候，航空兵也會過來幫忙，因為是他們自己要開的船，不來關心一下怎麼行，所以幾乎都是大家一起動手做。

我們整備班也要處理震洋艇的加油作業，每艘由兩人來負責。當時會定期運送汽油、酒精等燃料到部隊來，汽油都裝在容量比5加侖還小的鐵桶裡，平時放在洞裡，要用的時候再拿出來。但是汽油量太少，為了節省用量，我們通常使用大概百分之二十五のアルコール（alcohol，酒精）跟汽油混合後，在駕駛座旁邊的加油孔上方放置漏斗，再一桶一桶倒進去。

美軍天天來空襲

那時美軍的B-29、B-24、還有グラマン（Grumman）戰鬥機天天來空襲高雄，大多是一大早就來，一天裡頭通常有好幾次空襲。起初來空襲前都有2到4架的P-38、F6F等戰機先來進行高空偵查，轟炸機隨後才到，後來變得愈來愈大膽，偵察機往往以低空姿態直接從海上襲來，用機關炮射擊突襲。

平常我們都在洞內工作，當空襲警報響起時，大家就到壽山山上去看美

軍軍機轟炸高雄市、高雄港，有時我們還會一起數敵機共投下了幾顆炸彈。在空襲時，日軍也用高射砲反擊，卻一點用都沒有，因為美軍的B - 24、B - 29是從10,000公尺的高空投彈，但日軍的高射砲最多只能打到8,000公尺。雖然美軍軍機從高空投彈的命中率低，卻能用數量彌補，投下的100顆炸彈中，只要有1顆命中就夠了。偶爾也會看到戰機前往攔截，但往往出去的多回來的少。

震洋艇出動情況

因為空襲的關係，白天不能出去訓練，我們就在山洞裡面整理、保養引擎。有時也要發動震洋艇來確認引擎狀況，但為了避免在洞裡發動排出廢氣造成中毒，所以在白天時仍會將震洋艇推出洞外來發動，等到空襲來時再趕緊推回洞內。

攻擊訓練都到軍港外海，出動時是一艇隊一艇隊陸陸續續出發，通常是在天快黑，傍晚5、6點鐘時開始，假使天氣不好就不出去訓練。震洋艇下水、上岸都要人幫忙，下水時由艇長在旁邊指揮，有人在水裡拉，有人在岸上推，一艘船大概需要5、6個人一起將臺車推到海裡。推下水後，震洋艇即與臺車的木支架分離浮起，這時候臺車再拉上岸，利用換軌裝置切換到旁邊。在格納庫洞口外有一座長形木造棧橋，當時每個部隊都有各自的棧橋，搭乘員便從棧橋進到停靠在旁邊的震洋艇，然後發動駛離一旁等候。

出動的震洋艇輪流下水，接續靠向棧橋讓搭乘員乘坐上去後，等到一聲令下一同開向外海。這時候岸上人員再逐一將臺車推回格納庫停放。當訓練結束，搭乘員把震洋艇開回岸邊，讓船艇與事先放在水中的臺車相合，並與木支架固定，再推上岸送回山洞。

我有一個在清水唸書時的同學也是同期兵（第五期機關兵），派在我們隔壁的栗原部隊（第三十一震洋隊），他在一次訓練過程中發生了意外。那

時他們正將一艘震洋艇由山洞裡推出來，但在還沒有推到海裡的時候，後面一部臺車就接著推了出來，結果兩車距離太近，後面臺車上的震洋艇尖銳的船頭直接撞上他的後腦，人就這麼死掉了。

攻擊訓練的內容

震洋艇主要是由單人操作，但訓練時搭載雙人，駕駛在前、我們技術人員（整備班）在後，萬一震洋艇在海上失火了、或是引擎出了問題，就可以馬上處理。震洋艇開起來很快、很穩，像坐快艇一樣，但開在海上時會滲水，並不是一下子大量滲進來，而是一點一點慢慢滲入，經常還要一邊把滲進來的海水舀掉。震洋艇偶爾也會故障，但是這種情況很少發生，基本上沒有劇烈碰撞就不太會有問題。

當時沒有無線電，在夜間訓練是使用手電筒燈光，打出一長一短的モールスしんごう（Morse Code，摩斯信號）來聯絡。所謂的攻擊訓練是輪流演練駕船衝撞敵艦，模擬震洋艇在距離軍艦50或100公尺遠的地方，要以多少海里的速度操縱，等到鎖定目標後，固定方向盤，讓船衝撞再跳水逃生。但是日本人的腦筋太簡單了，這樣看似有保命的餘地，事實上美軍艦艇周圍都設有安全防線，特攻艇通常在通過防線之前就被消滅。³²

美軍尼米茲部隊第一次來攻，在琉球的震洋隊全部出動，成功擊退來犯的美軍，但是到了第二波攻擊時，美軍的大型艦艇周圍已經備有掃海艇（小型快艇），震洋艇根本無法接近，最後全部被消滅。然而，當時美軍只有來轟炸臺灣，並沒有實際進攻，因此臺灣的震洋隊不曾出動任務，到終戰為止，竹內部隊沒有有人在戰爭中犧牲，特攻隊員在戰爭結束後通通回到日

32 震洋艇雖然被視作特別攻擊用的作戰舟艇，但在最初設計裡卻有著舵輪的固定裝置，搭乘員也配有救生衣，換言之，其可在攻擊方向確定後從艇後逃生，亦即水上特攻作戰不必然就是自殺攻擊。菅春貴，《特攻作戰大空に散った青春若者たちの熱き思い》，頁63。然而，就實際情況而言，誠如陳金村先生所云，在敵軍砲火下進行衝擊，即便逃出，生還機率亦低。

本。³³

特攻部隊的作息

特攻隊內部管理很嚴格，不能做錯事情，但也從不體罰，派到部隊後我就再也沒有被打過，都是自我管理。竹內隊長對大家很好，和所有人打成一片，沒有部隊長的架子。海軍很奇怪，尉官以上通常不會管下面的事情，不會打人也不會罵人。其中，最會打人的就是士官，也就是軍曹。在日本海軍裡面，最低階的是三等兵，之後是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再來就是兵長，兵長再上去是三等軍曹、二等軍曹、一等軍曹、軍曹長，隨後便是尉官以上的階級。但是在我們部隊裡每個人都處得很好，航空兵雖然是軍曹階級，我們只是上等兵，但大家吃飯、睡覺、工作全在一塊兒，可以說同穿一條褲，不分彼此。

部隊的作息和在海兵團訓練時通通一樣，早上5點鐘起床，起來以後大家聚在一起做體操，之後包含航空兵在內，大家一起動手打掃清潔，打掃完後再開飯。餐廳的大小差不多可容納一個艇隊，吃飯時也是以一艇隊為單位分梯去吃。洗澡同樣也是輪流洗，但基本上沒有時間限制，多是在工作結束後。

吃完早飯，除了幾個警衛外，大家分派工作離開營房，前往壽山山下的山洞內保養震洋艇的引擎。到了下午3、4點鐘再回去吃晚飯，之後又回到海邊準備訓練，而訓練大多在8、9點鐘，最晚10點鐘就會結束。

在睡前我們習慣吃點東西，而倉庫正好就在停放震洋艇的山洞旁邊，當

33 自1944年秋天展開部署以來，日軍即冀望震洋隊能阻卻美軍的進襲，但實際上，震洋隊僅在菲律賓、沖繩兩地有出擊記錄。而綜觀在菲律賓、沖繩的戰例，突襲行動在最初雖有震撼性的效果，但在美軍強化防禦後，震洋艇的集團突襲便難以突破防禦火網的封鎖。且在美軍空中偵察、密接支援等行動配合下，隱匿的震洋隊基地更是無所遁形。最終，其戰果僅局限在驅潛艇或登陸支艇這類的小型艦艇，無法對真正的目標——運輸艦造成太大的傷害。其他地區的震洋隊則多在空襲威脅下，待命至戰爭結束。范綱倫，〈臺灣地區震洋特攻隊之研究〉，頁40－41。

訓練結束後，我們就會想辦法順手從倉庫裡偷拿一些吃的東西。我們部隊也有很多的糖，但都是「半偷來的」。日本海軍的傳統是「偷沒有關係，只怕被發現」，所以流傳著「きんばいできないものは海軍つとまらん」（陳金村先生解釋，此話意指如果不會「偷」的人就沒有資格當海軍）這句海軍名言。

說實話我們在小部隊的生活過得太舒服了，尤其是吃得很好，沒有糧食短缺的問題。在海兵團訓練時其實也吃很好，一碗飯配上一大碗のみそ（味噌）湯，有時也有豬肉或是牛肉湯，通常菜比飯多。到部隊後，吃的東西更是不欠缺，每天由區公所（役所）派老百姓送糧食來，有吃不完的牛肉罐頭與青菜會固定分配到部隊。

唯一擔心的問題就是沒有酒，要是沒有酒喝的時候，我們便會利用酒精來「製酒」。先將酒精倒入アルミ（Aluminum，鋁）的洗臉盆裡點火燃燒，使酒精蒸發後用毛毯將盆子蓋起來，最後再放入糖攪拌當做酒喝，要是喝多了也是會喝醉的。

終戰日的到來

在日本還沒有投降之前，B-29經常從高空撒下傳單，宣佈投降的當天傍晚也有傳單撒下來，傳單上寫著：「日本已經投降，不要再抵抗了」。由於我們部隊為特攻系統的一支，地位比一般部隊特殊，也與其他的航空隊互有聯繫，因此很快就知道終戰的消息。知道日本戰敗後，日本人比較悲傷，但我們臺灣人也不能表現出很高興的樣子。雖然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了，卻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去，也還不知道臺灣要歸屬中國的事。

終戰後準備移交，那時不分誰是正駕駛、副駕駛，大家一起幫忙拆解。我們將震洋艇的引擎拆卸下來堆在一旁，而拆完內部零件的船殼，因為是用很薄的三夾板做成的，用力一搥就破了，沒有什麼作用，通通放在洞裡，

連鐵軌也保持原狀沒有動，全都沒有燒毀或是丟到海裡。另外，還有移交步槍、槍彈、砲彈這類的物品。但處理炸藥就是一個問題，裝在震洋艇內的炸藥和一般的炸彈不同，有一顆顆像釦子一樣的雷管，它的尖端要是劇烈撞擊就會爆炸，需要吊起來才能移除。因為具有高危險性，所以我們沒有處理，是交由兵工廠派來的專門人員負責拆除。在國民政府來接收前，我們就已經全部整理好，移交給司令部了。



圖4 戰後國軍接收的震洋艇。

圖片來源：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46年），未註頁碼。

過了快一個月後（1945年9月），我們臺灣人先從部隊離開，離開前大家互留地址、拍照留念，約定以後要再聯絡。離開時還拿到600多塊的遣散費，在海兵團受訓的時候一個月才領6塊6，派到特攻部隊後一個月則可領46塊，當時一般公務員的薪水大概是35到45塊錢，所以600多塊算相當多。

我們回家後，部隊其他日本人留下來進行最後的整理工作。過了大概半個月後，不管是特攻隊也好、航空隊也好，所有海軍帶著自己的隨身物品，通通集中到海兵團裡安置。等船期間他們要「じきゅうじそく」（自給自足），因此被派到雲林、嘉義、臺南等地的糖廠做工，幫忙採收甘蔗，等到有船的時候再將他們送回日本。

二二八事件的見聞

戰後，官方派了福建籍警察來接收臺中縣的警察局，並與日僑管理委員會配合進行遣返日本人的作業。因為我會說日語，福建人說的話又和臺語能通，所以從海軍退伍回來後，就在臺中縣政府的日僑管理委員會當翻譯。日本人要被遣送回國時，甚至有人要把自己的女兒送給我當妻子，因為日本人的財產也都不能帶回去，連財產一併要送給我，那時我只有18、19歲左右，膽子也比較小，所以都不敢接受。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和一些人動手打了幾個看不慣的人，還去參加臺中的遊行示威。但因為沒有組織的關係，部隊來抓人的時候大家都跑光了，我連假也沒請就逃回鄉下，並且在兩個禮拜之內訂婚、結婚。一陣子過後，我搭火車準備要回去縣政府工作，當火車在彰化停靠時，看見在車站廣場前面公然槍斃人，我嚇壞了立刻決定搭車回家。

戰後的工作經歷

結婚之後無事可做，在報上剛好看到警察訓練所招考的消息，於是決定去應考。考試的科目只有國文一科，考作文與基本常識，由於大多數的臺灣人國語根本不通，所以也可以用日文作答，我就這麼考上警察。當了5年的警察之後，我被調派到保一總隊擔任教育班長，過2、3年後，因志不在此便自動請辭。又回去當了兩年的警察，隨後考上刑警，在臺北市刑警大隊服務到退休。從民國36年考上警察到退休，我在警界共32年，我太太經常講：「我們的頭家當了一輩子刑警，只賺到4男1女5個小孩，其它什麼都沒有賺到」。

我從刑警退休後，又繼續到YAMAHA的中壢廠工作。當時的大公司都設有安全室，現在則叫作保全室，原本是由情報局退任下來的上校擔任YA-

MAHA中壢廠的安全室主任，那時他準備要退休，所以公司的主任一職出缺。我在當刑警時便與董事長相識，他知道我退休了，即邀我過去接任。於是就在中壢的YAMAHA擔任安全室主任兼人事室主任等職務。

擔任安全室主任兩年後，臺灣解嚴了。那時候公司裡面的1,600名員工都有列管，解嚴後就將所有員工的秘密資料銷毀，因為這些資料要是外流出去可不得了，同時也把全公司的機密文件一併燒掉，燒了很久。我從刑警退休後，在YAMAHA又做了10年，直到70歲時才再度退休。

擔任「臺灣海交會」會長

大戰期間臺灣海軍志願兵人數大概有11,000人左右。我們這些臺灣青年前後在左營的海兵團入伍，結訓後分派到各地投入戰事，有些人在很年輕的時候生命就劃上句點了，我們這些運氣比較好的人倖存下來，很幸運地活到今天，並在民國77年成立海軍志願兵全國性的聯誼組織海交會。首屆會長是張桐，在他領導之下，只要是海軍志願兵出身的人都可以參加，因此海交會的會員可以說遍及臺灣全省。

在戒嚴時期我礙於刑警身份，所以沒有參加相關的集會活動。而自YAMAHA退休後，我就開始參加海軍的集會，此時剛好要成立海交聯誼會，我也共襄盛舉並擔任常務監事一職。不久，因為第一屆會長張桐過世，就由第一期出身的鄭武傑來接任。後來鄭武傑也去世了，再由第三期的洪鐘義接續會長的職務，並推我為事務局長。他連任4屆會長之後，一次從日本旅行回來患了腦膜炎，會長便隨之改選，這時候我就被推選為第七屆的會長，時間約是民國89年。海交會會長每屆任期兩年，後來沒有再改選，由我一直擔任到現在。

在日本每一個縣市都有各自成立的海交會，在東京並設有全國總會。臺灣海交會成立後，即與日本的海交會締結為姐妹會，每年的5月初，我們都會組團參加在日本召開的全國聯合會，進行文化親善交流。而臺灣則在每年

的10月31日舉行會員大會。在31日前夕，日本方面也會派人組團來參加，並在大會前先南下貓鼻頭的慰靈碑祭拜。

慰靈碑是由我們臺灣方面發起設立的，經費則是由臺灣海交會和日本海交會共同募捐而來，共募得1、200萬元，我們這些擔任理監事的人也都各捐了一、兩萬元。最後將慰靈碑建立在貓鼻頭潮音寺的一角隅。

臺日合資設立潮音寺

潮音寺是由日本人中嶋秀次所捐建。當年他被派往南洋當兵時，搭乘的船隻在巴士海峽被美軍擊沉，他倖免於難在海上漂流了十餘日，最後在貓鼻頭附近被臺灣的青年救起。³⁴他為了報恩，終戰後在貓鼻頭當地買了1、200坪的地蓋了潮音寺。

寺廟蓋在貓鼻頭的原因，除了中嶋的個人因素之外，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很多船在巴士海峽被美軍擊沉，屍體順著海流通通漂到貓鼻頭的海灣來，最多的時候有好幾千具屍體漂在海灣，這些屍體都被送到貓鼻頭火化，所以當地一直以來都不太平順。因此，將寺廟建於此地，目的也是要供奉這些戰死的無名屍。我們海交會每年都固定派代表前往祭拜，但現在因為大家的年事已高，去的人少了。



圖5 潮音寺外觀（左）與立於寺外一隅的慰靈碑（右）。

圖片來源：陳柏棕拍攝（2011年11月26日）。

34 中嶋秀次，日本靜岡縣人。出身早稻田大學預科部文學系，1944年時以學徒兵身份被徵召，派往菲律賓作戰。其所乘之船玉津丸，在巴士海峽遭美軍潛艦擊沉，造成人員死傷慘重。而倖存的中嶋氏則在海上漂浮12天之後，方被恆春海防青年團救起。詳見李展平，〈尋訪巴士海峽亡靈遺址〉，收入李展平著，《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年），頁226 - 229

參考書目

一、檔案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管理局藏）

0034/511.9/7132，〈馬公日軍防衛計畫案〉。

0035/511.1/4010/1/002，〈臺灣海軍情報資料〉。

《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C08030077900，〈昭和20年3月1日～昭和20年7月31日第2特攻戰隊
戰時日誌（3）〉

C08030708800，〈昭和20年5月25日震洋隊員名簿（1）〉

C08011117600，〈還納兵器彈藥燃料在庫報告（2）〉

《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C11110383700，〈第11章 台湾及台湾人の戦争遂行に及ぼしたる影
響及台湾人志願兵、徴兵に就て / 其の3 台湾人徴兵に就て〉

二、年鑑、辭典

原剛、安岡昭男編，《日本陸海軍事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7
年。

臺灣通信株式會社，《臺灣年鑑（昭和十九年版）》。臺北：臺灣通信株式
會社，1944年。

三、未刊訪問記錄

陳柏棕採訪，〈謝宗發先生訪問記錄〉，2011年5月5日，新北市三重區自
強路一段謝宗發寓所（未刊稿）。

四、期刊、報紙、公報

《臺灣日日新報》，1896年至1944年。

《新建設》，1942年至1945年

五、專書

李展平著，《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年。

東都書籍株式會社編輯部，《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準備讀本》。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1943年。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海軍部・聯合艦隊（7）—戰爭最終期一》。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年。

波佐義明，《冬の殘紅》。作者自印，1989年。

宜蘭區高志慶生會編，《臺灣高志慶生會宜蘭聯誼大會紀念手冊》。宜蘭：宜蘭區高志慶生會，1996年。

海軍施設系技術官刊行委員會編，《海軍施設系技術官の記録》。海軍施設系技術官刊行委員會，1972年。

特攻最後の証言製作委員会，《特攻最後の証言》。東京：株式会社アスペクト，2006年。

菅春貴，《特攻作戰大空に散つた青春若者たちの熱き思い》。東京：新人物往来株式会社，2007年。

陳柏棕，《軍艦旗下一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 - 1945）》。臺北：國史館，2013年。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臺北：臺灣警備總司令部，1946年。

Rielly, Robin L. *Kamikaze attacks of World War II: a complete history of Japanese suicide strikes on American ships, by aircraft and other means*,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2010.

六、期刊論文

李西勳，〈從「虎虎虎」到「雨蛙」：談二戰日軍震洋特攻隊〉，《臺灣文獻》，第63期第1卷（2012年3月）。

和田恭三，〈私の海軍〉，《なにわ会ニュース》，第100期（2009月3月）。

范綱倫，〈臺灣地區震洋特攻隊之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高部博，〈水上特攻・肉弾艇「震洋」体験記〉，《特攻会報》，第78號（2009年2月）。

曾文明，〈八罩島鴛鴦窟震洋艇基地史實鉤沉（上）〉，《咾咕石季刊》，第58期（2010年3月）。

曾文明，〈八罩島鴛鴦窟震洋艇基地史實鉤沉（下）〉，《咾咕石季刊》，第59期（2010年6月）。

七、紀錄片資料

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島嶼烽煙：震洋特攻隊的歲月足跡」，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發行，2012年。

Taiwanese, A Volunteer, Shinyo:
Records of Interviews of Mr. Zhen, Jin–Cun

Bo–zong Chen^{*}

Gang–lun Fan^{**}

Abstract

In the closing stage of the World War II, Japanese military had no ability to counterattack in the Pacific theater because of the U.S. powerful military superiority. Japanese gigantic warships were unable to fight owing to the interception of the U.S. submarines. In response to this unfavorable process of the war, Japanese military designed a quantity of weapons for special attack, trying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 remaining resources. Shinyo motorboat was one of the special attack weapons, which was also deployed in Taiwan. The interviewee, Chen Jin Cun, the navy special Taiwanese volunteer of the fifth period enlisted in January 1945, after finishing training in Zuoying, was sent to the 21st Shinyo unit in Shou Shan in Kaohsiung,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Shinyo motorboats. As a Taiwanese member of Shinyo unit, Chen Jin Cun recount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Shinyo unit,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 Through the interview, we could understand more concretely about the base environment, the maintainance of Shinyo motorboats and also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Shinyo units. The real situation of Japanese military special attack unit and Taiwanese volunteers' mission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WII were uncovered, adding more information to the existing literal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 World War II, Japanese navy special Taiwanese volunteers, Shinyo

* Contract–based Assistant of The Archives of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B

**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